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惜 抱 軒 詩 文 集

(一)

姚 鼐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惜抱軒詩文集

(一)

姚鼐 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序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峯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姬傳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恬退。遂假歸以著述。自任于書。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注意于古文。卅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北斗。辛酉。先生掌鍾山書院。學者籲求付梓。共襄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詩附其後。江浙之間。始得爭先快覩。而外間尙少傳播。丙寅。余以庶常來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冊。見者紛紛求索。而卒無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重先生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舊。示無所增益。惜乎先生尙有經說。左傳補註。及所選詩古文辭。未得攜來同付文梓。一與嶺南人士盡觀爲憾也。刻成。爲書其緣起于端。時嘉慶十二年四月上旬。桐城姚原紱識。

# 目錄

## 文集

卷一	.....	一
論六首	.....	一
議一首	.....	一
卷二	.....	一一
考三首	.....	一一
卷三	.....	二五
序八首	.....	二五
卷四	.....	三五
序二十三首	.....	三五
卷五	.....	五七
跋尾題辭十六首	.....	五七

卷六……………七三

書十六首

卷七……………九三

贈序六首

卷八……………九九

壽序十二首

卷九……………一三三

策問十首

卷十……………一三三

傳七首

卷十一……………一三一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卷十二……………一四三

墓誌銘十首

卷十三……………一五七

墓誌銘二十一首

卷十四……………一八三

記二十四首

卷十五……………二〇三

賦一首

卷十六……………二〇七

祭文五首

## 詩集

卷一……………二一一

古體五十六首

卷二……………二二三

古體六十二首

卷三.....二六三

古體四十首

卷四.....二八三

古體三十首

卷五.....二九九

古體二十六首

卷六.....三一五

今體七十九首

卷七.....三三三

今體六十九首

卷八.....三四九

今體八十六首

卷九.....三七一

今體一百十首

卷十.....三九九

今體九十三首

# 惜抱軒文集卷一

## 論

###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己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邠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殺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



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涖頻之水。鱧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且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

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懷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

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敍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筴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

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苟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醜弊之所。非斤則斧。以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綌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逸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

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髮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量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 晏子不受郟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

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旣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邴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縗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筴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趾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誠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



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挺。以與怯夫爲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獨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 惜抱軒文集卷二

考

##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管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襲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

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鄣、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廬江王。得豫

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旣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旣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是始。始者。劉賈王郢。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吳故會稽也。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郢郡。今史記作豫章。蓋傳寫誤。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爲江都國。頗予以江南郢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郢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秣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郡。其東合吳傅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屈嶺。爲豫章郡。而郢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郢會稽二郡。至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閒乎。及平帝元始閒。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滌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

方及漢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淮南壽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郡無邾也。漢郡二國一。共縣三十二。今州縣二十七。

舒

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縣地。左傳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又云廬。江南有舒城。按廬江郡治舒。而云南有舒城者。三國兵爭。舊治已廢。晉徙治於漢縣北故也。漢晉置舒。皆當孔道。六朝畏北兵。又遷僻地。宋之舒治。徒益東南。疑今廬江縣矣。隋因之改縣。與郡同名。唐又因之。故章懷後漢書注云。舒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以杜注章懷之言度之。漢舒治。今桐城之北。晉舒治。今舒城。六朝舒治。今廬江。隋無舒。唐開元後置舒。略當晉故城地。宋元明因之。

居巢

蓋得今巢縣溧湖南地。及合肥東南。廬江東北。無爲州西北地。當春秋時。此巢國屬楚。秦臯屬吳。吳楚以溧湖爲界。定二年。桐畔楚。楚師於豫章。吳潛師於巢。取道潛六。以敗楚於豫章。度其時。

舒城

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北。合肥南界之地。

廬江

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東南。併臨湖地。

無爲州

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併襄安地。

巢在今合肥界。漢因古居巢。猶治灑湖西南。東漢爲侯國。劉昭注引廣志云。有二大湖。今巢縣南金繩寺東。有古廢城。其北卽灑湖。其南乃廬江白湖。然則廣志二湖。蓋謂此也。魏晉間縣廢。其西南入舒。其東北至江者。合淝畢盡入襄安。唐復披襄安之北置巢縣。而其治乃古淝畢城矣。

龍舒

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潛山東地。左傳注。舒城西南有龍舒。東漢侯國。六朝縣廢。

臨湖

蓋得今廬江東地。

雩婁

蓋得今英山北。霍邱西南地。決水出焉。東漢侯國。晉屬安豐郡。水經注引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宋以處蠻民。屬邊城左郡。

襄安

蓋得今無爲州西南地。

樅陽

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武帝紀。元封五年。登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

英山

屬六安州。蓋得雩婁南。松滋北地。

桐城

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安。經李子通之亂。縣毀。唐初徙郡治懷寧。而同安縣徙治山

薄樅陽而出。按是時。已東至天柱矣。不應復西至尋陽。自尋陽浮江者。從舟耳。帝自薄樅陽而出。出江後。乃射蛟耳。當移親射蛟旬於而下。則義了矣。東漢縣廢。左傳杜注。廬江舒縣。有鵠尾漕。按鵠尾在今桐城東鄉江側。舒縣地本不至江。自東漢廢樅陽併入舒。舒地遂及江矣。樅陽入舒。則樅陽水為舒口。魏志臧霸傳。吳兵屯舒口欲救陳蘭。是也。隋於此置同安縣。為同安郡治。

尋陽

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孫吳立蘄春郡。縣屬焉。晉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縣屬武昌。二年。還屬廬江。惠帝置尋陽郡。治江南柴桑江北。縣猶尚在也。及南度。江北之縣。僑置江南。後省縣併入柴桑。獨郡名在。自是江南之尋陽者。而江北隱矣。

潛

蓋得今霍山及潛山縣地。泚水出焉。晉省入六。故杜元凱云。潛。在六縣西南。隋置霍山縣。屬廬江郡。唐置盛唐霍山二縣。屬壽州。章懷云。潛。故城。今壽州霍山縣。宋省。明復置霍山縣。

城。蓋在漢舒縣桐鄉城矣。故樅陽為桐城東鄉。編餘百八十里。唐至德二載。改同安曰桐城。今屬安慶府。

黃梅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廣濟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西地。是二縣在唐屬蘄州。元和郡縣志。以蘄州四縣。盡為漢蘄春地。誤也。漢縣雖大。何至方三四百里。由不悟尋陽本在江北耳。

霍山

屬六安州。得潛北地。

潛山

屬安慶府。得潛南。皖北。龍舒西地。故懷寧舒州治。宋景定元年。徙城於其縣東南宣城鎮。元英宗

皖

蓋得今潛山縣南。望江東。及懷寧地。廬江本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處。吳南治皖。魏北治陽泉矣。東晉爲懷寧。唐以懷寧爲舒州治。宋寧宗時。爲安慶府治。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及望江西地。漢縣。有蠻夷。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南。蓋以今望江諸湖。對江南之彭蠡湖。名北湖耳。東漢省入皖。東晉置新治縣。宋置太湖蠻縣。齊置大雷郡。隋以爲望江太湖二縣。

松茲

蓋得今宿松及英山南地。爲六安共王子霸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東晉地爲虛。隋置宿松縣。以上屬廬江郡。

六安

蓋得今六安鳳臺北地。如谿水首受泚。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六安王國治。東漢但爲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置開化縣。唐置盛唐縣。趙宋復爲六安。既又爲六安軍。元爲六安州。

至治三年。析懷寧西置潛山。復城於唐舒州之舊治焉。

懷寧

今安慶府治。得皖東。龍舒南地。宋景定元年。築宜城鎮。徙懷寧縣於此。

太湖

屬安慶府。得湖陵邑北地。

望江

屬安慶府。得湖陵邑南。皖縣西地。

宿松

屬安慶府。得松茲地。

六安州

直隸得六縣。及博鄉西地。



蓼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潁上之南地。晉屬安豐郡。宋置蓼城左縣。隋於梁霍邱成立霍邱縣。屬壽州。

霍 舊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蓋得蓼南。安豐東。安風西。及陽泉地。

豐安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東地。東漢竇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決水北過安豐縣東。魏為安豐郡治。晉以郡屬豫州。宋為邊城郡。隋以其地入霍邱。

安風

蓋得今霍邱之東南。壽州之西南地。壽州芍陂。蓋居漢壽春安風之界。今或名之安豐塘。正以宋於壽春地置安豐軍故耳。其實此塘不近安豐。乃在安風也。

陽泉

蓋得今霍邱之南地。魏為廬江郡治。滿寵傳。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謂此也。其北至安豐郡。此縣以南。屬廬江。杜注左傳。六屬廬江。蓼屬安豐。蓋自魏至晉咸寧中之制也。及晉平吳。更於其南置廬江郡。此縣蓋屬安豐廬江。宜復治舒或皖。故郭璞洞林敘。其度淮。先至陽泉。後至廬江。廬江不容越雲婁松茲而北有陽泉也。唐修晉書地志。猶因晉初舊制。列陽泉於廬江之首。舛亦甚矣。梁於決水

東陽泉古城。置決口城。後改爲臨水縣。

以上爲六安王國。東漢無六安土。五縣皆爲侯國。屬廬江郡。

### 壽春邑

蓋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芍陂在縣南八十里。九江郡治。東漢去邑。揚州刺史治。魏淮南郡。晉改縣曰壽陽。隋唐爲壽州治。周世宗克壽州。以下蔡併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爲壽春府。亦在下蔡。南宋復移淮南爲安豐軍治。今有安豐城舊址是也。非漢安豐縣。元屬安豐路。明省縣。及下蔡置壽州。屬鳳陽府。更建今城。

### 遼遼

蓋得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儒置汝陰慎縣於此。隋唐因置慎縣。屬廬州南。宋避孝宗諱改梁縣。明省入合肥。

### 成德

蓋得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廣陽鄉。西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施水受肥。從廣陽鄉入於湖。

### 棗

蓋得今巢縣。東漢省入遼遼。故杜元凱云。棗在遼遼東南。今去巢縣西北二十里。俗猶呼柘棗。

### 壽州

屬鳳陽府。自淮以南。得漢壽春及成德西。安風東地。淮以北。乃漢下蔡地。蓋漢之九江沛郡。以淮分界故也。

### 鳳臺

雍正閒。以壽州地太廣。分其東北爲鳳臺。而同治一城。

### 巢

屬廬州府。此本漢棗阜。蓋九江廬江。正以灊湖爲南北界耳。唐因隋襄安。併有湖北棗阜地。分其北

置巢縣。宋又分巢縣之南為無為軍。於是巢縣治去居巢遠矣。

陰陵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鳳臺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西。屈而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

• 晉屬淮南郡。

蓋得今和州含山地。東漢分置烏江。

歷陽

和州

直隸得歷陽東南地。

屬和州。得歷陽西北地。

含山

當塗

懷遠

其淮水南地。當塗及陰陵東地也。其淮之北。則沛下蔡地也。屬鳳陽府。

蓋得今懷遠東南地。東漢耿弇侯國。晉屬淮南郡。安帝義熙間。置馬頭郡。齊曰荆山郡。馬頭縣。隋塗山縣。屬濠州。唐省入鍾離。

鍾離

鳳陽

鳳陽府治。得鍾離地。其跨淮北。乃漢沛夏邱地也。其東故臨淮。今省。然此實明之臨淮。若唐宋之臨淮。乃泗州之舊治。及乾隆十年。沒於淮水。泗州移汴盱眙。後又移埭縣。

蓋得今臨淮西。及鳳陽縣淮水南地。晉屬淮南郡。東晉置鍾離郡。六朝為徐州治。本在淮南。梁昌義之守徐州。北阻淮水是也。隋唐為濠州。鍾離治淮北。乃漢沛郡夏邱地。李吉甫謂寶參墟淮。割地使屬徐州節度使。後張愔逆命。因挫王師。由參不學昧於疆理之制是也。及明為中興。復建城於淮南。

設鳳陽臨淮二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其東五十里。  
• 乾元年。復併於鳳陽。

**合** 蓋得今合肥治。前後方百里地。漢城在今城北。魏  
**肥** 新城又在漢城西北三十里。然則今城。隋唐之址。  
自南北交爭。淮南江北。城邑邱墟。其變多矣。隋  
定淮南。更置縣邑。地曠人稀。兼漢敷縣。及明。  
以梁縣益之。則其廣彌甚。梁於此僞置汝陰陳郡。  
隋唐爲廬州廬江郡治。

**東** 蓋得今定遠南地。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梁置定  
**城** 遠郡定遠縣。隋以縣屬鍾離郡。

**博**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泄水出博安縣。注云。  
**鄉** 博鄉也。又云。泄水自灑東北逕博安。泄水出焉。

**曲** 蓋得今定遠東北。及盱眙西地。

**建** 蓋得今滁州。

**合** 廬州府治。蓋得漢合肥地。東北得遼道之西。西北  
**肥** 得成德之東。南有房巢之界焉。故其境方二百里猶  
有餘焉。

**定**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山陽南地。  
**遠**

**滁** 直隸。  
**州**

全 蓋得今全椒西北。梁置北譙郡北譙縣。隋復全椒。  
屬江都郡。唐屬滁州。

全 屬滁州。

阜 蓋得今全椒西南。含山北地。  
陵 以上屬九江郡。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間。更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爲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爲地志。約乏於史才。於地志尤爲苟簡。考其沿革。淆亂莫分。逮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尠少。城邑疏闊。是以漢縣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曩者。館在京師。與休寧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苦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貴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失。猶差翔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既喪。無以聞之。設有如館此例。盡考漢之郡國。勒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鄆、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子越。南子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鄆。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封劉交以沛、薛、郟三郡。爲楚王。吳卽會稽也。郟卽東海也。沛卽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制黥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爲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碭郡二郡。今以王恢爲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爲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爲魯王。復空爲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

夏之交。故知武帝時。尙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漢自武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灌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從追項籍軍。至陳。破之。故垓下。陳地也。而在浚縣。至漢地志。乃載浚縣於沛郡。賈誼欲割淮陽北縣。益梁之東郡。度誼所欲割者。後或入沛。或入陳留。則淮陽與東郡。無鄰地焉。

# 惜抱軒文集卷三

## 序

###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愆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



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

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諡。苟弟子欲以諡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媼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

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

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

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撥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剖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据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

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寔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誦。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閒。居民麤定。而譜敍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贛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氏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尙門地。而譜牒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起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興於明之中葉。至國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弼既沒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司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汝咨。皆敦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君子也。余與右書汝咨。論近世所作譜。繁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册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汝咨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汝咨已如余論。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反未及成。右書汝咨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爲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之闊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

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諡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衰。賞罰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興五代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孝肅公亦于其閒。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囿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誼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鈔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天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

# 惜抱軒文集卷四

## 序

###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幸。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

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草者是也。鼂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鼂在揚州。賦詩別去。鼂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鼂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

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鼂又度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鼂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鼂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抄之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鼂因爲之序。

### 左仲鄂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間自壽春合肥以傅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其情性闔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閒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鄂。仲鄂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鄂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鄂

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鄂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滯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蕩。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發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舂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常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峩。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閒執言者之口。舍仲鄂吾誰共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滁。其閒皆山邑也。淮水繞其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曾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閒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儁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

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蒲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旣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

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玆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爲余鄰。邑蒙城知縣。六安知州。時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爲湖南常德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旣沒。余迺識其子葵。因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顧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時侍郎當天下阽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山澤閒者。何邪。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能盡事。有旁觀見爲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爲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己也。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樵悴。專一

海愚詩鈔序

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官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爲之序。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憤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闔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閒。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緹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闕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卽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卽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胸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



蓄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督糧江南。校刻其集。肅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閭闔。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並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覲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篤以閔。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嵬上天機。閒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瑤變。則非鉅

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庸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寧。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閒。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胸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

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灑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八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愛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稅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藁。俾余論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爲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館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慎擇而葬。尙尠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慎擇之。爲善也。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亡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而已。余嘗邀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誼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率其聰明才傑者爲之。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卽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蓰千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臯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才傑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旣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寧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旣欲以前輩之究心經義者。導後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盡其心力。以揚先人之美。是亦可紀也。作停雲堂遺文序。

謝蘊山詩集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館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尙少。而文彩已雋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穎轉運淮

南邀甯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森興。不可阻遏。非特如甯輩者。望而自卻。雖才雄如子穎。亦未嘗不以爲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歟。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菁。備有闕闕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甯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靈駘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穎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子穎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寧。甯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觀文章之豪雋。日月逾邁。驚憶如故。而兩君之集。將並大傳於時。與名其閒。其爲可感歎而愧慙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甯接者。十餘人。甯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

若望谿宗伯。襲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聞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翁接之年也。而翁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士勸焉。

晚香堂集序

龜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爲寧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龜爲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尙書公領禮部。獲侍焉。因見尙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寧府。龜適在江寧。時與共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爲才也。獨於臥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龜適他出。惟世父語龜。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既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爲詩。曰晚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槩。音和而調雅。情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間亦屢有懷思薑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

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泫然。小尹之仕也。始亦自寧遠州徙官而來。寧遠之民。愛慕小尹。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在民若此。先生國之世家。自尙書以往。並奮迹戎馬之間。立功疆場之外。入爲卿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一州。蓋未竟其志業。況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啓滯霧。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餘篇。夫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義。而泛爲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輔助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爲選錄文字者。猶塵堞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氏說者。乃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石湖。將盡刻江氏遺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澹沈寥。如人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壒。不可得而侵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也。甯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方侍廬先生。館於甯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君方先生談說。甯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唱。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是數年。甯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甯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甯後成進士。從世父自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甯孤。而方先生遠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甯。遊於泉上。甯歸爲作記。先生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雖文士。而才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官舍。不樂居。先生卽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軼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如一日間。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序云。

##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衆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亡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幸。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國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己有。亦刻爲稿。世之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成進士。而烏知爲是文者。乃終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悲夫。余爲敍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之。而慨息也。

##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

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千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彙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館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攷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

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攷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環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爾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爾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洵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竊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

深思者之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閒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勢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忌而已。吾鄉章淮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與世遠遠。以覬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

矣。然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嗜。則必不可。譬如相人者。於儔類萬衆之中。求堯顙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踰頂。隱口於臍。支離跋躄。而猶爲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外足應時。士所當爲。如是而已。休寧陳生仰韓。見余於江寧。惟余言之聽。其爲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時乎。亦不然也。夫草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尙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 惜抱軒文集卷五

## 題跋

###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



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儀一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藝文志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觀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寘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幸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證之。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尙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

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復不可勝記。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闕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

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逸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微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閒。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隨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

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遂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

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費。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篇龍縈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虢。鄆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詞。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爲鄭語。宜載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

則鄭固有語。輯國語者。卒未得邪。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爲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恆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草書。四者而已。明八分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正。眞所謂取便徒隸者也。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尙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爲其三。其閒貌別形殊。眞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間。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旣爲隸體勢。不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爲漢八分。顏魯公書。卽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恆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爲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爲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

邪。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碑字。率呼爲漢隸。蓋伯喈惟書石經。當爲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亦或有出人。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有能爲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爲誤。若俗體漢隸。苟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眞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眞書爲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爲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爲八分。何者爲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卽謂此碑是八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爲不耳。至若鄭僑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 書攷工記圖後

休寧戴東原作攷工記圖。余讀之。推攷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儻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古者之尺小。鞏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



中軍之鼓下使軫。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車邸之四邊爲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三面有立木者。謂之軌。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軌也。版之前於前軌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軌。軌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軻下附軸。其既駕也。軻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軌及衡。不及軌七寸。而揉始焉。故記曰。軌中有澗。今圖謂軌爲陰。而揉軻自軌始。抑誤矣。輿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爲三。橫居前曰式。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又其餘細木爲櫪。旁者曰軻。前者曰軻。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軻士。較車其崇者。軻而已。大夫以上。飾車衷。甸重較。轎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爲繆龍。荀子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軻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說攷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閒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月。東原時始屬橐。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及見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爲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漢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爲之也。

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爲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旣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爲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爲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爲反。榮光幕河。幕字誤爲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旣非舊。加又剗敝。至今執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爲纂言。孔繼涑爲鈎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尙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鏗。王彥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摸稜爾。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如何也。曩時陳紫瀾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閒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

皆知節行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五十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鼎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寶應劉練江先生作誄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歷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練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過邗。方欲見練江先生。而先生已沒。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邗。不勝其悲。私諡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寧。出以示錦。讀之。使人感懷。

悽愴不能自已。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練江兩先生皆萬曆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竝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共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寧書院。時蘊山旣外授遷河庫道。去江寧三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寧。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兀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於諸賢。聚居言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尙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亡。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蕙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攜約輩。今率已殞喪。況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升祔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

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參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嘏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爲歌詠。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爲之序。參政公既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真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閒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清介。舉世閒勢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困而不改。耄而不倦。真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子鈔。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己。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寧。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寧。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恩愆別去。又後十餘年。鼐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寧人每爲鼐述君之賢。思今不可

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亡，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爾取其尤善者，別鈔以付其家。爾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書及文集，行於海內。爾具讀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旣無立齋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爾苟非後至江寧，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卽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貴。況其身所由始仕，而陳辭慷慨切直，忠藎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爲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猶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

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鼐謹跋。

# 惜抱軒文集卷六

書

## 答翁學士書

鼎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鼎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鼎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詘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欲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



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館誦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館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館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館尙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胸臆相教。而館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絀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鯽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啟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物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

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鬻贖。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鐘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揀。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館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莫首帖耳。哆口傳香。迺逸迺諺。聞耆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館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退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媮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矻矻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館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館固不能爲益於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天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

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龜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龜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龜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余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龜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龜自撰經義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幸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龜再拜。

###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龜頓首。汪君足下。龜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龜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

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館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龜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未可知也。況龜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攜約論禘祭文

龜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

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闕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饗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竝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

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甯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攜約以爲然乎。甯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甯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暎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細。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



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雜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閒。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竊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

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竊於菴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竊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復談孝廉書

某頓首。星符先生足下。前辱以辛楣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異。示以相較。甚喜。比未及詳答。今更考尋。知少詹言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爲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姑舉其初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興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考秦楚閒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六。少詹所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卽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于郟。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故立爲殷王。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留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是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北郡也。至於鄆、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耶。或楚漢置耶。舉未可知。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誤耳。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決爲後置者何郡也。裴駟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短長。僕作二郡沿革考時。姑因六朝人說。以鄆爲秦郡。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鄆者。未必非亦未必是也。多聞闕疑。庶得之耳。尊著斗建考。甚精當。然

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幸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恆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考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三月。龜來江寧。攜入行笥。重釋執卷。敬歎累日。士牽於俗學。略能留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況精思若此者乎。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耆宿。進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出尙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更有示教者不。至於審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物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己說。以當七廟爲句。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互。必欲衷於一是。故難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二者幸更酌之。原本附還。千萬自愛。不具。

答袁簡齋書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書。檢尋傳記。以考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

或無未敢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爲要。主非所必不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侯廟乃立主。其說頗爲今學者所駭。而考之於古。則實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夫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其人神之相瀆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徵者也。惟左氏載孔悝有取祏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非禮之正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爲宜。卿大夫之祭。於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奉之主。且古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中。固必有主矣。然主不書諡。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凡以依神。則謂后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婦人有主之事。至漢而甚明矣。不知自周秦以來。所傳禮固然。漢乃因之耶。抑第漢時人自爲之禮耶。此不可以臆決者也。若今世士大夫不以尸祭廟中。惟主爲重。主則書先人之爵與字。不可以云與妣共之。其必當立妣主明矣。荀子食魚泔之之義。雖意謂食魚易傷人者。鱸也。泔之恐是漸之。醯醬之類。以爲鱸耳。與讀如燠。與之。則以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奉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伯僕饌。故泣也。然別無考證。不敢信以爲是也。不逆薪而爨者。言持薪必順其本末。此小事尙不肯逆。況爲暴乎。此解易了。但不知所出耳。

來書云。見南齊劉瓛傳。檢瓛傳無此語。乃見宋書建平王宏傳。係瓛上書。申建平王景素之詞。其

餘數條。館皆不能解。古事固難通。而傳書亦或有誤字也。謹就所見者。上陳待教。少涼走候。不具。

### 再復簡齋書

士喪禮有重無主。若虞主用柿。練主用栗。乃是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文。非言士禮也。何休引士虞記云。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則安得有禘祫也。館前書所云不書諡。蓋誤以漢禮爲古禮。據是篇。則古主有諡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元凱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觀何杜之注。皆與康成同意。則知康成言之不可易矣。穀梁疏載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此亦言婦人於廟中有主。然不知次仲所言古禮耶。抑第漢事耶。是猶不能明也。謹再復。

### 再復簡齋書

兩札下問。愚淺不能具答。略以所明者上陳。古人以元爲服采之盛禮。所云冕服。皆元也。衣正色。裳閒色。謂之貳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衾服。宿衛之士。當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周制。軍禮韎韋之服。韎之爲色。在赤黑之間。不知趙左師所云黑者。卽是周之韎。

耶。或元衣元裳耶。要之黑非賤服也。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要其大體。皆上元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尙黑。舉矯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紫緋爲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尙元之禮矣。夫聖人制禮。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禮俗。祭之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爲禮。此亦仁孝之極思。使聖人生乎今世。天下但有厭祭而無尸矣。固必不更行設尸以祭之禮。然不可因此遂譏古人之爲謬也。尸蓋廢於秦世。秦戎俗也。然則設尸非夷禮。廢尸乃夷禮耳。凡祀天神。無尸而配者。人鬼有尸。淮南子言郊祭有尸。可也。然太公爲尸之說。則不可信。郊祀稷尸。固宜以子孫爲之。何爲以姜姓乎。國語董伯爲尸。晉之董姓。出乎辛有之子。意辛有乃夏子孫。故董伯爲鯀尸耶。然而不可考矣。若夫感生之說。則緯書之妄。固不足述。貓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於理不應有也。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生平不能爲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爲偶然也。愚見如是。惟幸教之尙熱。未敢走謁。謹復。

慮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儒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  
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儒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  
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  
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  
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  
聖各異其所取。慮羲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  
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  
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  
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慮羲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  
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  
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  
問。而無以對焉。

###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譴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閱閱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甯憊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閣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慙然媿赧。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甯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

爲而吡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鼂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其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鼂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鼂文刻板。鼂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絕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鼂自鐫。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旣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錐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閒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祉。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宣。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三日。姚鼂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所諭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遒。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祕。雖於鼂有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也。世之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竝。而當於千百年中數古人期也。鼂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悄然相望於曠邈沓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欷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爲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魯絜非文。略如來諭。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

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尙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已併人大集內矣。甯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閒可與言者。僅毛俟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爲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尙不能盡。然況如甯耶。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 惜抱軒文集卷七

## 贈序

###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皇帝卽位。方內艾寧。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旣成。關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氓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疇盡顧及萬里之外。然則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命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高而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旦出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氏故居。帶挾羌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謂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願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攜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

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攜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攜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攜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攜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攜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攜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剛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厖湑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晳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卽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閒。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決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乃以爲教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揅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真僞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辦。不爲能吏。嗟乎。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 惜抱軒文集卷八

## 壽序

###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鼎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鼎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儻。維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鼎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鼎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

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爺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紱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禁垣。以勳績外著徼塞。而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聖人臨馭宇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洽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麻嘉哉。夫亦我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葆儉素之風。設

弧之辰。方親詣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誠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間。歎美者盈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館聞之。幽風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館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予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予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爲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爲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館歸江南新城。魯君絜非。示予所爲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爲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爲守太平。問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予來江寧。遇約堂於江寧。旣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予學。爲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約堂長子。以爲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孫。旣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耇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得。如詩之頌

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維諸少年之興，凝齋先生與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未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爲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爲親壽。余以世俗之爲壽者，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爲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爲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爲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爲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述焉，或以爲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遡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館嘗思之，當文武成康爲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爲教諫，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友間，誼兼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爲歡愉矣。若夫爲歡愉之詞，魚麗、蓼蕭、菁莪、魚藻之篇，寥寥數言，不足以發爲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窮，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潯陽陳東浦先生，少爲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秉節方面，則嗣周室之旬宣，固兼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爲詩人之達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吏民蒙德者，無不爲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國事，愍念民瘼，未嘗少自暇逸，歡愉之說

靡得進焉。鼎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諱之周召吉甫。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爲抑戒。而召公矢音卷阿。年逾百歲。爲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此鼎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爲先生道矣。

###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南。於故事當覲於朝。會黔中有疆場事。吾兄當助籌糧運。以應軍興。將待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七十初度。以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祺。方留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鼎爲之辭。鼎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紼纜維之。此言諸侯佐天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楫之勞也。旣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旣勤勞之後。則道洽治成。優遊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宣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國之情彌厲。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紼纜維之者乎。所治事寧。將趨闕下。優游是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唯盡力於勤勞。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鼓舞於萬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謨者。又皆者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家積德累數世。二三百餘年矣。而舉族

壽登耆耄者極少。吾兄少居貧。以孝名天下。備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焉。且其始仕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越。所處每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爲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屢禽大憝。惠布遠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鉞。爲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殆天所篤祐。以助承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下之閑休。下成吾一家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人之人能無慶乎。若夫蓼蕭有黃耆之褒。桑扈有受祜之命。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其禮瞻於禁陛。固當紀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比詩人之頌者云。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先祖之盛德。率獲爲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而惟耆壽最爲難至。蓋有年屆七十。已爲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彙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竝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爲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

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毳。而依平弟宦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石南兩弟。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竝奮誦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偕琴瑟。以大耋之年。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強娛樂。不知世有缺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不逮也。而況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誦故爲之詞。旣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爲不然。使其言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爲眩曜迂欺。雖男子爲之可乎。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爲天下善於男子宜也。於女子亦宜也。太孺人之所志。莊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誓。許穆夫人之所閱。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有爲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縣。罷官旋沒。廉吏家無儲贍。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李者成進士。爲編修。余



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詣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六十。乞一言以歸爲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

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簞蕝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閒。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糶。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糶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宜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族戚。上則朝廷旌異其門閭。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頌其美。子孫才儁。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閱壽八十。設帨之辰。親交咸詣。舉觴爲慶。而俾某首爲之辭。某讓不獲。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旣俾其人爲賢。必又與以耆耇之壽。然後後之人。得承事聞見其嘉言懿行而做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幸乎。某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屨。嘗侍宜人之父張少司空。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爲幸。而今又見宜人。之八十。宜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樸。而所以助鄰里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

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史公早世。獨撫三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宜人之壽。豈獨孫氏之福。夫寧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問某子。同鄉張少司空。子以爲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朝有丰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詳。嘗以爲恨。夫少司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尙有不及盡知者。況懿美之蘊於閨闈者乎。宜人之德雖著。然或尙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以爲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寧。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計者。皆託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強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其家。二子旣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亡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

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餘。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聞之。悽然曰。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勤苦立義。至矣。今者使國恩獨加於吾。而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光瑜既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歎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名。雖閨門之內。亦務爲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國制以揚幽潛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竝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爲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

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況身尙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匝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鼎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主江寧鍾山書院，高淳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寧，就余爲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爲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寧，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爲君

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爲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面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亡。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應。於高淳公事。修學宮。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遜。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竦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爲當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爲之辭。使維彥以歸爲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爲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爲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

